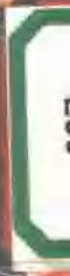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女水手

胡奇著





女 水 手

胡 奇 著

上 海 出 版 社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 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四次

上海印 8001-10,500

## 女 水 手

著 者 胡 奇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  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編號, 518 R.160 (10) P.116 32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## 目次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攻擊第一夜   | 一   |
| 一副控架    | 一七  |
| 堅持大別山鬥爭 | 二三  |
| 女水手     | 三五  |
| 初會      | 六九  |
| 激戰沙河    | 八九  |
| 四川馬     | 八九  |
| 醫       | 九三  |
| 英雄楊北芳   | 一〇一 |
| 平來水和第一班 | 一〇五 |

## 攻擊第一夜

向城寨攻擊之前，李志帶領着他的一班人已經在戰壕裏等待着了。今天是他傷愈後第一次參加攻城戰。半年來的治療休養生息，在他看來是平淡無趣的，尤其醫院的醫生看護們處處當心他挨冷受凍，不許他疲勞受苦，他心內一面感激革命同志對自己的熱愛；另外他常暗自嘀咕，警告自己可不能嬌養壞了。現在他站在夜晚的涼風裏，估量着當前任務，又考慮着自己是不是一下又習慣了這種繁重複雜的戰鬥生活？最後下了個結論：認為自己還不太成問題。這時正前方城寨上照明柴燃燒着，那跳躍明亮的火光，不時在他眼前搖幌。他結束了剛才的念頭，覺得敵人太膿包鬆氣了，難道藉着這些火光，就能擋住八路軍攻擊嗎？一會，工兵王五子從前邊爬回來，向李志遞過一把繩頭，滿有自信的說：「一班長，你放心拉這鹿砦吧，保險讓你四路縱隊衝過去。好，下一幕戲就看你們突擊排的了。」工兵說罷，揉了揉鼻子，打了個敬禮就向一邊走去。

李志指着那火光最明亮最旺盛的城寨，向班上人說：「同志們，一定要正面向照明柴攻，偏左偏右都不行。根據幾次經驗，你越正面向火光走，敵人越不易發覺目標。」其實這些攻擊的常識，他早在平時已給戰士講熟，但李志爲了謹慎，爲了取得勝利，他覺得多提醒幾次，那也是必要的。隔了一會，他又問戰士鞋帶網好了沒有，手榴彈準備得怎麼樣，戰士們一個個又重新做了次檢查。

尖銳刺耳的衝鋒號響了，槍聲，砲聲，利時響遍四野，各種火器交織成的烟火，像雲霧似的，向着城寨猛捲過去。李志以最快的動作，把工兵事先破壞好的鹿砦掀倒，就帶着他的一班人爬出工事，朝着鹿砦的缺口飛奔而去。當他們剛勝利衝過鹿砦，地面忽然向下傾斜起來；再往前走，一條筆直的水溝，橫騎在前邊，人們在事先竟沒有發現有這樣複雜的地形。

仗着多次戰鬥經驗，李志以爲要猶疑，必得吃虧；他首先輕身一縱，像隻燕子似的，一下跳到溝底，後邊的同志也一個跟一個跳了下來。

溝是水齊腰深，借着閃爍的火光，可以看見水面浮着人糞馬糞；在戰鬥中，人們不能顧及這些，大家以機智的目光，緊緊瞅着前邊，找尋向城寨進取的道路。

正在這時，城寨上敵人以大量燃燒彈，向着溝底投擲下來，硫磺液體在水面燃燒，發出咪咪的聲音。李志定睛一看，第一班上來了黑胖、史全福、羅世義三個戰士，其餘的人跟着副班長，沒有緊跟上來。

「不要緊，跟着我走！」李志怕那三個戰士情緒波動，他領頭閃避過水上的火花，帶着他們朝左翼走去，事先他與副班長約好位置，估計那半班人就離此不遠，要是再往左去，正是第二、三兩班的戰鬥位置，他們由排長直接指揮。現在他與另外這三個人，是全連最前的箭頭。

敵人也真鬼，當他們四個人緊緊挨着，剛開始向左移動時，城寨上燃燒彈又扔了下來，一團團紅藍色的火花，在他們身前吐着熾熱的火舌。黑胖一隻衣袖也着了火，這樣伙倒沉住氣，他一邊走，一邊把燃燒的衣袖浸在水裏；但是不行，衣袖在水裏還是燃燒，並且慢慢向肩上蔓延過來。黑胖皺着眉頭，低聲罵道：「狗日的怎不熄了？」李志連忙拔出刺刀，把黑胖衣袖割裂下來，扔到水裏。頑強的火花又在黑胖粗胳膊上燒開了。羅世義很乖覺，他急忙用刺刀在土壁上挖下兩塊乾土，就朝黑胖胳膊上緊緊按去，那紅藍色的火花，這才熄滅。

水面上的火花，彷彿增多起來，四個人站在水裏，都被團團的火花包圍住。往左去，行不通；往右去，也不行不通。四個人在火中央，像是達到了絕路。

李志聽聽四周動靜，砲火已不激烈了，衝鋒號也停止吼叫，只有機槍還在激烈的爆響着，中間夾雜着幾聲步槍聲。他把頭一抬，按緊了自己帽子，立刻考慮到攻擊不順手，部隊暫時停止衝鋒。

史全福也觀察到這點，他向李志投射過暗示的目光，李志當下沒喘氣，又看看兩邊火花，他稍回頭一看，立刻把胳膊一揮，下決心道：「往下撤，卻聽我指揮！」四個人，一個架着一個，剛剛爬到溝的邊沿上，機槍就像傾倒下的水，嘩嘩的向他們澆了來。領頭的史全福中了彈倒下，羅世義過去攙扶他，一顆子彈又從他肩頭擦了過去。

後撤不是辦法，李志趕緊叫黑胖和羅世義又撤到溝裏來。黑胖參軍不久，沒經過大事，一把抓住羅世義問：「你受傷了吧？」

「不妨事，肩上擦了層皮。」

李志急口接道：「不要怕，沉住氣總會有辦法。」



三個人看看在原處總不能久待，互相拉着手，又向左邊走去。飄浮在水面上的火花已開始熄滅，他們就一步一步走了約六七米遠，看見不遠有處突出來的犄角，李志腦子裏馬上閃出一個希望；也許繞過去能碰上那個半班，說不定還可以碰見排長。他心裏開始高興了，不管如何，碰見自己人，大家主意多，什麼困難也可以渡過去。但他們轉到犄角這一邊，一切都與他想的相反；在這邊，城寨上的照明柴燒的更旺，那火花雖不直接照在溝裏，可是溝裏也明晃晃的，什麼也看得清。

「班長，」羅世義低聲說道：「這邊溝頂上有個暗堡，用手榴彈解決狗日的吧！」

「有把握？」李志問。

「試試看。」羅世義把手榴彈舉起來，準備爬上溝去。

「等等。」李志攔住他，忙問道：「方向，位置，你都弄清楚了嗎？」

「聽機槍出口聲在這邊。」

「沒把握的事不要幹！」李志把羅世義提着手榴彈的手按下來說：「現在我們絕不能浪費一顆子彈，一顆手榴彈，要用就在緊要關口。」

看見犄角這邊也不能久待，他們退到原來地方，這時水面上火花已完全熄去。

四周的砲火聲，機槍聲，都已靜了下來，只有城寨上的照明柴，被夜風吹得呼呼的響。

夜深了，戰場已漸漸的沉寂下來，只是偶而有一兩聲稀疏的步槍聲。

李志、羅世義、黑胖三個人一直在水溝裏站着，不斷的找尋撤回的道路，他們又會兩次試爬到溝上，都給密集的機槍打了下來。

最後他們回到溝裏，羅世義對李志道：「班長，你聽出來了吧，機槍就在犄角那上邊打出來的，那裏一定有暗堡，就把它整掉吧！」

李志還是沒有決心，過了一會才慢慢答道：「整是可以，你光知道它在犄角那一帶，到底在什麼地方，連你也弄不清楚，冒打冒碰，解決不了問題。」

這時黑胖說：「班長，要不我去偵察，偵察。」

羅世義抓住這機會，就說：「是呀，那邊照明柴亮堂堂的，不要說一個暗堡，就是根綉花針也能找出它來。」

李志沒往下考慮，提起步槍說：「好吧，我們一道去看看。」這三個人又緊拉

着手，一步一步向犄角那邊走去。溝裏的水，大概經過白天太陽晒的原故，他們下半截身子卻比上半身要暖和多。

轉過犄角，黑胖蹀在李志的肩膀上把頭伸出溝外的時候，城寨上照明柴正好暗了下來。他大着胆，東張西望，水溝離寨牆根只不過三米遠光景，但是平坦的，什麼也沒有，那裏有什麼暗堡。

羅世義不服氣，他又攀着溝邊觀察了一陣，也是什麼都沒見。

三個人站在那裏，又沒話可說了。照明柴不知什麼原因卻漸漸暗下來。李志改變主意，把兩人一推，低聲說：「打暗堡的事放下，趁這陣黑，快往回撤！」

他們返回原處，又互相拉着手急向溝外爬出，大家才一冒頭，尖銳的機槍聲，自左後方響了。他們不顧一切，拔腿就要向自己陣地跑，但東西兩邊地堡的機槍又構成交叉火力網，把他們去路攔住。

三個人退回到溝裏時，上邊照明柴又亮了起來，等機槍完全停止時，一支清脆響亮的駁壳槍，在自己人陣地那邊連發了十餘響。李志高興起來，拉住羅世義，黑胖說：

「聽吧，這是排長放的駁壳槍，他們那邊正想辦法，要策應我們撤出去呢。」正好東邊天空起了一股黑雲，把星星也給隱住了，李志看了一會，更高了興，說要是馬上來一陣頂頭大雨，那他們撤出去可沒問題。

三人一直死盯着那塊逐漸擴大的黑雲，東邊又起了大風，把城寨上的照明柴吹得「劈拍」「劈拍」響，那映在水溝上半邊的火光，也亮一陣，暗一陣的。

跟着看黑雲向頭上壓了過來，稀稀的雨點，已落在他們的臉龐上，風起勁的吹着，雷轟鳴着，急閃把水溝照得通亮，傾盆大雨馬上就要降下來。黑胖忍耐不住，低聲叫道：

「雨快些下吧，雨快些下吧！」

可是那黑雲偏像作怪似的，它隨着大風很快的疾馳過去，天空立刻又顯出了亮晶晶的星星。

「看你嚷的好，把雨給嚇跑了。」羅世義雖然滿肚子心事，但在緊要關口，他懂得新戰士心理，故意和黑胖開玩笑。

城寨上的照明柴火光更強烈，往回撤的希望又暫時攔了下來。

下半夜，溝裏水的溫度全都散去，天開始冷了，浸在水裏的三個人，靠在土壁上，牙根都有些打顫。

羅世義這青年人一直唸道那個暗堡，下決心把它整掉才痛快，他說要不幹一兩手有名堂的，也對不起犧牲的史全福。

黑胖比較簡單，他一心盼着趕快撤回，他覺得心裏有很多話，要是一回到自己人那邊，就可以打開話匣子，夠說個半天。

李志的思想最複雜，他一會觀望四周的地形，推測了敵人火力配備，想着撤回去時候，可以把這些材料貢獻出來，好做下次攻擊的參考；一面他又同意羅世義的意見，決心把犄角上暗堡整掉，滅一滅敵人威風。

羅世義看見班長積極支持他，高興的整不住勁，說道：「什麼事只要班長一批准了，就沒有賠錢的買賣。」他把黑胖推推又說：「小伙子，好好幹！」

黑胖見他們倆都怪沉着，自己也有了信心，臉朝李志道：「班長，說幹就幹！」李志搖頭說了聲「不要忙。」要大家研究、研究，不然就像剛才一樣，給敵人

打得吃不住勁，事情也沒办好。

羅世義、黑胖把心收攏，也靠在土壁上，跟李志一同出主意了。一會羅世義把李志、黑胖拖在一起，小聲說：「這一次整暗堡，一定得把衣服脫光，不要步槍，也不要子彈袋，帶兩個手榴彈撲上去就解決問題。」

黑胖也出了個主意，說：「你光着身子倒是行，可是肉是白的，容易發現目標，倒不如混身上下抹上一層稀泥，那樣不顯目，幹動起來才順利。」

羅世義這下可樂了，連聲誇獎黑胖道：「你這點補充真要得，想的就是周到。」他立刻回過頭又催促李志道：「班長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就幹起來吧！」

黑胖勁頭更大，附和着說：「幹吧！」三個人裏數他年紀最輕，因為他參軍不久，連這次攻擊城寨，才算第三次參加戰鬥，攻擊之前，李志給他打氣，他自信心也滿高，說自己參加那兩次戰鬥，是過了兩關，要是今天這一仗打好，那是過了第三關。往後再打天大的仗，一定有把握了。

可是李志不同意立刻就行動，他要大家等一等再說。

羅世義、黑胖不了解李志真正意思，急問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

李志看見兩個年青人着了急，就笑着解釋說：「過去我在家當民兵打游擊，常聽隊長說：『百動不如一靜。』我們要是老毛手毛脚東碰一下，西搞一下，敵人警惕性就提高了，我看倒不如先休息不動，讓敵人以為我們在溝底下打死了，再打他個措手不及。」

這幾句話，都說到兩個年青人心眼裏，他們連聲稱讚李志，說他是個打仗的能手，就再提不出反對的意見。

x

x

x

天氣漸漸的更冷起來，夜露把三個人上衣也打得全濕透。李志與羅世義把黑胖夾在中間，三個人擠在一起，互相取暖。但是浸在水裏的下半截身子，大概泡得太久，由寒涼變成麻木，那兩隻腳，踩在水底的滑泥上，死板板的，行動也不大靈活。北斗星開始隱沒下去，接着天空又起了一層薄雲，看樣子天就要明亮，遠處不知什麼地方，送來啼明雞的叫聲。

黑胖猛的直接起身子，向四面看看，對李志說：「班長，該幹了吧！」

李志靠在壁上，沒大理想。羅世義把他推了下來說：「班長，你睡着了？看天亮

了！」

李志仍舊靠着，懶洋洋睜開眼皮說：「總是急，反正誤不了事。」

黑胖再沒說什麼，羅世義真是耐不住了，歎了口氣，嘴上沒說話，心裏在想：

「一會天亮了，看你怎整治？」

天空薄雲越來越厚，大地忽然濃黑起來。這時李志才扶着土壁站直，低聲吩咐：「同志們，趁天亮前這一陣黑，我們抓緊這機會快幹吧。羅世義，你是積極人，這任務就交給你。」

羅世義這急性傢伙，已把衣服脫光了，他巴不得李志這一句話，把自己步槍塞給黑胖，彎身抓起水底稀泥，向周身抹遍，於是三個人又拉着手，再向犄角那一邊走去。

臨走之前，李志很鄭重的對羅世義說：「這次我們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一定要保證。」

他們在水裏輕輕走着，想法不使水響動，好容易轉過犄角，又輕輕的在有暗堡這面土壁下隱蔽起來。



城寨上仍燃着照明柴，但已不如先前那麼明亮。李志湊到羅世義耳根跟前，小聲說：「敵人戒備就是鬆懈了。伏計，成功有把握。」然後他與黑胖把羅世義平舉起來，穩穩的把他送到溝沿上。羅世義摸了一陣，把牢溝邊一塊硬土，另一隻腿往上一勾，不費力氣就滾到溝面上。城牆根下，正好沒有照明柴火光，他斜側着身子，躺在那裏動也不動，瞓着眼皮觀察了一陣，眼前還是平坦坦的，什麼也沒有發現，他又朝後向更遠處望去，就在他腳旁不遠，有塊一尺高七坎突出來，他斷定那是暗堡，但怎麼也找不到機槍眼的位置。突然寨牆上有人咳嗽，羅世義把身子一縮，想往下滾，但想起李志鼓勵他成功的那句話，又把身子放平穩了。寨牆上咳嗽聲繼續着，他清楚敵人沒有發現，又瞓着眼皮朝脚下看過去，在暗影裏終於看見那小茶碗似的機槍口了，他輕輕扣好手榴彈引火線，一個急轉身，就向着那邊猛撲過去。

溝底下，李志與黑胖在等着羅世義勝利歸來，好久都聽不到上邊動靜，兩個人緊緊靠在土壁上，都不言聲。當聽到上邊忽起的那一聲巨響，兩人都仰起頭，恨不